

# 崇尚科学、追求真理: 大学教授的学术使命

张意忠

(江西师范大学 高教研究中心, 江西 南昌 330022)

**摘要:** 崇尚科学、追求真理是大学教授的神圣使命,它需要教授敬畏学术、培养独立人格。学术是有尊严的,只有敬畏学术,才能培养独立人格,摆脱权力与金钱的桎梏;需要以学术为业,追求卓越。教授对学术应具有内在的期盼,执着追求,痴心不改;需要开展学术批评,提高学术水平。科学发展的无限性与人类智力的有限性需要通过学术批评发现错误,接近真理;需要遵守学术道德,承担学术责任。道德是学术的根基与标杆,是教授学术职业的道德底线,不可逾越。

**关键词:** 大学教授; 学术使命; 崇尚科学; 追求真理

中图分类号: G644.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79(2012)06-0118-05

## Advocating Science and Pursuing the Truth: Academic Miss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

ZHANG Yizhong

(Institute of Higher Education,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Jiangxi 330022, China)

**Abstract:** Advocating science and pursuing the truth is the sacred miss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 Professors should awe the academic and cultivate independent personality because the academic has the dignity. Only awing the academic can professors cultivate independent personality and get rid of the shackles of power and money; professors should take the academic as their own occupation and pursue the excellence. Professors should have inherent academic expectations, persistent pursuit and unchanged infatuation; professors should carry out academic criticism and improve academic standards. People find the error close to the truth by academic critics because of the infinite of the scientific development and the finite of human intelligence; professors should abide by academic moral, and undertake academic responsibility. Ethics is the foundation and benchmarking of the academic, is the moral bottom line of professors' academic career and is insurmountable.

**Key words:** university professors; academic mission; advocating science; pursuing the truth

有位教育家说过,教育是事业,事业的意义在于献身;教育是科学,科学的价值在于求真;教育是艺术,艺术的生命在于创新。教授治学,既是事业,又是科学,还是艺术,因此,它要求教授坚守学术使命,担当学术责任,献身学术、创新学术,只有这样,才能摆脱学术的市场化、功利化、庸俗化,担负起治学的重任,提高学术水平。

收稿日期: 2012-05-15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一般课题“高校学科带头人成长规律与培育机制研究”(课题批准号: BIA110066)以及江西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高校教学名师成长规律研究”

作者简介: 张意忠(1968-),男,江西新余人,教育学博士,江西师范大学教授。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管理。

## 一、敬畏学术 培养独立人格

教授治学,首先对学术要有敬畏之心、崇敬之情。学术是有尊严的,只有教授自己对学术有所敬畏,学术才会有尊严,浮躁之心是对学术的亵渎。只有敬畏知识、思想、真理的教授,才有资格治学。一旦教授对权力与金钱过分染指,自然对学术就会缺乏虔诚之心和敬畏之感,导致学术精神沦丧,学术尊严受到挑战。因此,要敬畏学术,需要教授摆脱权力与金钱的桎梏,培养独立人格、自由精神。

“独立人格,即表现为不依傍任何外在的精神权威,不依傍任何现实的政治势力;在真理的认同上具有独立的价值判断能力,并依据内心准则而自由行动”<sup>[1](p3-4)]</sup>。独立人格表现为不惧怕权贵,不迷信权威,不崇拜金钱,只服从真理。独立人格,是教授应有的品格追求。宗教是因为人们信仰它,法律是因为人们服从它,科学则是因为人们要研究它。科学研究本身的特点要求教授在治学过程中,应该按照学术本身的是非曲直,不受外物的干扰和影响,不为名利所困、不为名利所蔽,将世俗名利置之度外,在必要时,牺牲性命亦在所不惜。有学者就指出,如果科学要繁荣,就不应当有实用的目的。作为一个普遍的规律,科学所创造的知识和方法只是间接地有助于实用的目的,而且在很多情况下,还要等到几代以后才见效。洪堡曾经说过“当科学似乎多少忘记生活时,它常常才会为生活带来至善的福祉。”做学问在于求真,是一种追求真理的学术活动。因此,只有排除一切试图通过学问获取名利的私心杂念,才能保持心灵的宁静、独立的思考。只有这种自觉自愿的、以真理为尺度的、对探索的结果是否会有现实的功用置之度外的学术活动,才能真正领略其中乐趣,才能有所发现、有所成就,达到真理的彼岸。只有“为科学而科学”、具有独立人格的学者,才不会曲学阿世、见风使舵、随波逐流,甚至推波助澜、奉命而作。所以,教授治学不应该依赖于权势与功利,需要培养独立人格,心无旁骛地进行学术研究,排除名利的诱惑,一心一意做学问。

学者应有学者的人格,应该以学问自重,以保持学术的独立自由和尊严。只有独立人格的学者,才能够把学术作为生命意义,保持对知识的终极关怀,将神圣的、超功利的学术动机全身心地投入到学术活动中,为学术而学术,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只知是非、不计利害。一个学者争取学术的自由、独立和尊严,同时也就是争取他自己人格的自由、独立和尊严。学者的人格在于将学术本身作为终极目的,以追求真理为己任,使学术摆脱名利与权势的束缚。大学教授必须将尊重和维护学术的独立品格视为至上的意义,不应让非学术的因素干扰所追求的真理,惟有如此,真理才不会被世俗和偏见所玷污。人格不独立,精神不自由,犹如没有灵魂的躯体,治学找不着方向,只能是人云亦云。陈寅恪先生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倡导者和实践者。1929年他在《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写道“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sup>[2](p236)]</sup>。千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培养了优良的“士”风,他们不为五斗米折腰,不向权贵低头。“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等是传统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真实写照,是中华民族楷模。西方学者为学问而学问,并没有任何实用的目的,这样反而成就了学术。看看科学发展史上各种原理的发现、发明和创造,没有一项是出于实用目的的研究,无不是在学者的独立人格之下创造出来的。

教育是一项崇高的事业,但教师自古以来就是一项清贫的职业。做学问,需要耐得住寂寞与贫困。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古往今来,献身真理的人,常能和寂寞为友。真理是轻微的声音,他要诉诸于清醒的心灵。太好热闹、不甘寂寞的人,周旋在鸡尾酒会里,听一片喧笑,到哪里去找真理的踪影?真理不靠权威成长。大众人起哄只有把真理赶跑。……独自的探索是通向真理的幽径。多数的协作和讨论可以启发,但最后的吸收和创造还是着落到个人独自思考”<sup>[3](p325)]</sup>。大学教授追求真理,要甘于寂寞,不为任何俗务所干扰,不让权力与金钱所蒙蔽,不要为了一时的私利,放弃自己的使命和责任,失去自己的人格。

## 二、以学术为业 追求卓越

在马克斯·韦伯看来,以学术为业,不仅仅是把学术作为职业,还需要学者“对学术有内在的志向,准备献身于学术”。一个人如果“不是发自内心地献身于学科,献身于使他因自己所服务的主题而达到

高贵与尊严的学科,则他必定会受到贬低”<sup>[4](p28)</sup>。学者在学术职业中应该树立“为科学而科学”的职业态度,有“为学术而学术”的内在期盼和追求,把追求真理视为“天职”,而不是通过学术来实现学术之外的目的。只有以学术为业,毕生追求,才有可能在学术上有所成就。科学研究是人类对未知领域的探索,是对真理的追求,是人类最高层次的思维活动,是一种艰苦的智力劳动,是一种纯粹的精神活动,它自有内在的要求,不是谁想做就能做的。那么,什么样的人适宜从事学术研究呢?它对研究者有什么要求?爱因斯坦曾经将科学殿堂里的科学家分为三类人:一类人从事科学工作是因为科学工作给他们提供了施展其特殊才能的机会,他们之热爱科学正如运动员喜爱表现自己的技艺一样;第二类人把科学看作谋生的手段,如有机遇,他们也可能成为成功的生意人;最后一类人是科学殿堂里的精华、真正的献身者。他们完全是为科学而科学,为学术而学术,不计任何个人的利害得失和荣辱誉毁。这种人为数不多,但对科学研究所做出的贡献却极大。冯友兰先生将学术活动划分为四种境界:一是体现生存需要的“自然境界”;二是体现安全和社会需要的“功利境界”;三是体现社会成就和自尊需要的“道德境界”;四是体现崇高、神圣、自我实现需要的“天地境界”。作为大学里学术水平最高的教授,自然是科学殿堂里的第三类人,具有最高的“天地境界”,应该把学术作为自己的生存方式,排除一切私心杂念,持之以恒,奋斗不息,只有这样,才可能有所建树。正如雅斯贝尔斯所言,真正的科学,是那些怀抱原初的求知意志、自愿献身于科学研究的人的一项高贵事业,只有为一种真正的、绝对的求知意志(这种意志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扰)所激励的人才能称为探索者(或真正意义的学者)。“如果某人之运用科学是出于这样或那样的职业上的实用目的,那么他就只是一个科学的参与者,哪怕他在气质上以及在内心是一个探索者”<sup>[5](p128)</sup>。

作为学者,一旦有为追求真理、传播真理而奋斗的精神,就能做到在学术活动中淡泊名利、地位、金钱等世俗的东西,心中只有科学,进而忘我地工作,服从真理,追求真理,坚持真理,像热恋一样,执着追求,痴心不改。“学术之发达,必视学术为目的,而不视为手段。”在王国维看来,“学术之所争,只有是非真伪之别耳。”如果“不视学术为一目”,学术就不能发达。因此,他主张学术独立,以求真理为宗旨,不应以学术为升官发财的工具。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探索哲理只是想脱出愚蠢,显然,他们为求知而从事学术,并无任何实用的目的。……我们不为任何其它利益而找寻智慧;只因人本自由,为自己的生存而生存,不为别人的生存而生存,所以我们认取哲学为唯一的自由学术而深加探索,这正是为学术自身而成立的唯一学术”<sup>[6](p15)</sup>。这就是说,大学教授应该有为学问而学问的旨趣,以学问本身作为目的,以探索真理为使命,而不是以学术作为工具,依附于权利与金钱,或者是以此获取名利,或者是以讲究实用为目的。

不是说大学教授不应该珍惜荣誉,不要重视物质利益,应该承认它们很有价值,也很重要,但大学教授不应为了追求这些荣誉和利益而工作。科学首先有它的自我目的——追求真理,至于它的实用性,其重要意义那也仅仅只是第二位的。在美国学者布鲁贝克看来,工匠与教授的根本差别在于前者主要为得到经济收入而工作,后者却把经济收入放在第二位。陈省身教授对学术生涯一直有着自己的理解:“我只是想读懂数学。如果一个人的目的是名利,数学不是一条捷径。”明代王阳明认为“君子之学,惟求其是”。即正直的君子做学问,以追求事物的真理、是非为目标,不为利害功名所左右。学术是教授的生存方式,也是教授的最高境界。

### 三、开展学术批评,提高学术水平

教授治学不仅要有科学精神、科学态度,还要有科学方法。尽管不同学科的教授在自己长期的学术活动中形成了一套具有自身特点的、因人而异的方法,但学术批评无疑是提高学术水平的有效途径。

批评是对缺点和错误提出意见。学术批评是指学者之间以事实为依据,就某一学术观点进行平等的交流、对话,以便明辨是非,接近真理。学术批评的主体只限于学者之间,不是某一领域的专家学者缺乏话语权,更不能以权威自居,随意发表意见;学术批评的对象是学术本身,而不是其它;学术批评的原则是按照学术本身发展的内在逻辑,实事求是;学术批评的方法是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学术批评的目的是为了追求真理。学术批评是以求真为旨趣,崇尚真理,坚持真理,拒绝权威,反对盲从和迷信。

学术为什么需要批评?学术是高深专门的学问,是知识渊博者从事的一项复杂的群体性活动,是对

未知世界的探索。而真理、规律总是位于事物内部,难以发现,因此,对真理的追求绝不是一帆风顺、一蹴而就的过程,而是一个反复、曲折的历程,学术批评是必经之路。英国哲学家波普尔认为,批评是知识的动力,也是知识增长的源泉和基础。法国哲学家库辛有句名言“批判是科学的生命”。批评是学术进步的催化剂。学术需要批评,学术批评伴随着学术活动的始终。不进行学术批评,学术中的错误不易被发现、消除,在认识上就不易接近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甚至还会走上歧途。因为科学的发展没有终点,我们人类以外的客观世界是无边无际的,天地万物是变化无限的,而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人类的智力是有限的,人们只能用有限的认识能力去认识无限存在的客观事物,因而在一定阶段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把握,只能是近似的、暂时的,在这个过程中,人类不可避免要犯错误,需要通过学术批评来发现错误,改正错误,接近真理。每个时代科学的发展总是以后人发现前人的错误,修正、补充甚至推翻前人的认识而前进的过程。因此,真理具有相对性,这并不是因为真理本身有误,而是因为人类理性的限制。

大学教授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只有通过学术批评,才能淘汰伪学术,进而一步步接近真理。真理与谬误总是相伴随的。一时被认为是错误的东西,也许就是真理,就象牛顿时期认为波动说是谬误,而麦克斯韦时期认为波动说是真理一样。任何妄自尊大、惟我独尊、压制学术批评的人都将严重阻碍学术发展的进程,等待他们的不是科学的春天,而是阴暗的坟墓。学术批评,不仅仅是创造的源泉,而且是创造的动力。它可以调动批评者与被批评者双方的智慧和热情,使之处于最佳状态,从而产生平常状态下根本无法产生的激情与动力。真理的发现,便是在这种智慧、激情与动力处于最佳结合状态下碰撞出来的。学术批评,既可以克服专业知识的狭隘性,逐渐剔除科学中掺杂的虚假成分,排除科学领域中的“伪科学”,又可以吸引更多的、具有独创才能的学者参与到科学共同体之中,产生新观点、新思想,孕育新学科、新理论。

大学教授在探求真理的过程中,常常要历经艰难曲折的道路。由于他们各自的学术涵养、学术背景、学术态度、学术方法等存在差异,因此,即使是研究同样一个课题,常常会存在分歧,得出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结论,正是所谓的“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其实,不同的意见,甚至相反的观点,都包涵着真理的成分。黑格尔就认为“错误本身乃是达到真理的一个必然的环节。”可见,大学教授追求真理的过程,也就是他们怀疑、质疑、开展学术批评的过程。通过学术批评,才能澄清事实,把握事物的本来面目,逐步向真理逼近。

学术批评是正确思想的助产婆,是学术发展的助推器。默顿在提出五种惯例的规范作为科学精神的组成时,提出了有条理的怀疑性(organized scepticism),坚持用经验和逻辑的标准,审查和裁决一切假说和理论,对已有的科学理论总是有根据地持怀疑批评态度,决不盲从。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常常是在激烈的争论中产生。我们找出自己过去的不是,指摘别人的不是,同样,也愿意别人指摘我们的不是。历史上大凡重大的理论突破,无不是以学术批判为先导。法国的布尔巴几学派,对每个学术结论总要进行一场针锋相对的论战。创新者常常要面临对方的责难与批评,捍卫者更是要绞尽脑汁地对付新观点提出的质疑和挑战。正是在这种常态智力无法比拟的状态下,产生了数学的结构理论。马克思主义正是在批判性地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创立起来的。钱钟书先生惯用批评的眼光看待一切,从不笃信一家之言,也决不拜倒在哪位大师门下。相反,如果欢呼声、喝彩声充斥学术界,看似是学术繁荣,其表象的背后是扼杀科学,妨碍真理。总之,通过学术批评,会把一切闪光的真理,变得更加光彩夺目。通过学术批判,科学中的真理成分愈益显其为真,科学自身也就向真理又逼近了一步。学术与批评,孪生一体,密不可分。学术需要批评,学术离不开批评。学术与批评具有内在的、不可分割的联系。

#### 四、遵守学术道德 承担学术责任

道德是学术的根基,是学术的标杆,是学者的灵魂与良知的体现。缺乏道德责任,势必会出现弄虚作假、剽窃抄袭、粗制滥造、权钱交易、急功近利等学术不端行为。作为有学问、有良知、有品行的大学教授,应该是学问的象征,要担当起道德楷模的重任。

俗话说,家有家规,行有行规。作为以追求真理为己任的大学教授,求知是其最高的、也是唯一的目的,在这一过程中,遵守学术道德既是最基本的要求,也是达到目的的基本保障。遵守学术道德,既关系

到学术的尊严,也关系到教授的学术前程。艾德蒙·柏克在《致命的自负》一书中认为,人们有资格享有文明社会的自由,其资格正与他们愿意用道德铰链约束他们欲望的程度成比例;与他们在多大程度上热爱正义甚至热爱掠夺成比例。同样,教授治学享有的资格和自由与其学术道德的遵守和约束密切相关。既然是学者,以学术为重,大学教授就理应遵守学术道德,承担学术责任。

学术道德主要是通过社会舆论和学者的自律来实现。但鉴于大学教授从事的是高深专门的学问,对于社会而言,似乎永远是隔着一层神秘面纱,因而对其知之甚少,社会舆论监督有限,更多的是靠教授的学术良知、学术自律。因此,大学教授要想治学,先得学做人、做好人。治学与做人是密切联系、彼此影响、互为因果的,它们之间存在一致性,即是所谓“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人情练达即文章,世事洞明皆学问”。治学基于做人的正确把握,做人之道对治学起导向作用,它是治学的基础。

教授治学,要注重修养,增强免疫力,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维护学术的尊严与道德。正确对待学术荣誉,勇于承担学术责任和学术义务。面对社会的种种引诱,大学教授必须加强自律。“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内省而外物轻矣。”“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此之谓矣。”“非其道而行之,虽劳不至;非其有而求之,虽强不得。”这就是说,一个有道德修养的人,能够做到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一旦在学术的追求中伴随着极端的个人利益、贪婪或者虚伪,那么就会严重威胁到人们对学术价值的信任。如果大学教授违背学术道德,缺乏学术良知,也就没有学术的清白和纯洁,学术的进步也就是一句空话,因此,遵守学术道德,是大学教授义不容辞的责任。

“一个真正的学者,首先要有诚实和正直的品德,不要做风里的杨柳,要做雪里的青松。”诚实和正直既是一种伦理道德观和价值观,又是一种做人、做事的基本准则。从伦理学的视角看,诚信是道德领域的最高标准,从法律的视角看,诚信又是遵纪守法的底线,是为人处事的基本要求。学术诚信历来是知识分子的传统美德。孔子认为,人说话要诚实,做到“谨而信”,如果不讲信用,就不能在世上立足。教授要获得社会的信任,就应该让公众认为教授的工作是基于诚实的行为。学术诚信是大学教授应具备的基本道德风范。一个缺乏诚信、投机取巧的学者,在做学问的时候迟早会出问题。科技部发布的《关于在国家科技计划中建设信用管理制度的决定》中首次明确提出了“科技信用”的概念。教授的天职在于追求真理,对真理的追求需要诚信来保驾护航。诚信是任何时代、任何国家、任何行业的一条绝对的、不可动摇的基本要求,更是外界对其知之甚少的学术职业的底线。

师者,为人之表率也。“其身正,不令则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知识分子无论是为学、还是为人,历来都是整个社会的楷模,也是坚守学术道德的最后底线。面对学术界的不良学风,强调大学教授以德治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确非无病呻吟。大学教授应当成为时代道德最好的人,应当代表他所处的时代可能达到的道德发展的最高水平。大学教授,身为学者,惟真理而从,就理应在思想境界上高于其他人,应该对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在道德操守上率先垂范,具有更强的社会责任感,具有强烈的自律意识,自觉抵御不良的社会风气。大学教授应当具有“出于污泥而不染”的内在品德属性。有学者就指出,治学需要精神、品格,热中于名利、沉迷于逸乐、醉心于钻营、倾情于机巧、习惯于标榜、甘愿于逢迎都不足以治学。心胸偏狭,不可能有广阔的学术视野;个性矫情,不可能有公允的学术立论;格调低俗,不可能有高雅的学术志趣;品行猥琐,不可能有端庄的学术风范。因此,大学教授应该依靠自己的人格魅力构筑起一套学术道德“防火墙”,引领学术风范,促进学术健康发展。

#### 参考文献:

- [1]许纪霖.许纪霖自选集[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 [2]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 [3]林毓生.中国传统思想的创造性转化[M].北京:三联书店,1992.
- [4]〔德〕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M].冯克利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
- [5]〔德〕卡尔·雅斯贝斯.时代的精神状况[M].王德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
- [6]〔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责任编辑:东川)